

星期文库

中国古代才子逸闻之五

曹植:

任性不羁误前程

王厚明

“煮豆燃豆萁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?”这首著名的曹植《七步诗》广为人知。曹植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,以“言出为论,下笔成章”闻名当世。其《洛神赋》《白马篇》等作品铸就了建安风骨的辉煌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。王士禛称之为诗家“仙才”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中说:“子建思捷而才俊,诗丽而表逸。”谢灵运评价他“天下才有一石,曹子建独占八斗”。

十六岁时,曹植便跟随曹操北征乌桓,并写下千古名篇《白马篇》。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,生动描绘了边塞游侠捐躯赴难、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,充分展现了曹植的文学功底与爱国情怀。第一次出征归来,曹操修建了一座铜雀台。曹植文思泉涌,写就《登台赋》,文辞华美,铜雀台的雄伟磅礴跃然纸上,一咏三叹间歌颂了曹操胸怀天下、功勋卓著。曹植因出众才华,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,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让并非嫡长子的曹植继承王位。建安十九年秋,曹操征孙权时,将邺城的所有事务委托给当时23岁的曹植,并以自己23岁任顿邱令的往事勉励他,可谓寄予厚望。

曹植“性简易,不治威仪,舆马服饰,不尚华丽”。然而,他却有着性格和偏好上的致命弱点:“任性而行,不自雕励,饮酒不节。”比如,他无所顾忌,不知轻重,多次触犯法度。当时禁穿锦绣衣服,曹植不以为然,其妻崔氏偷穿绣服,到处招摇,被曹操发现后赐死。最不可思议的是,曹植乘着酒兴策马狂奔,擅自穿越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司马门,直接挑战曹操的尊严,曹操怒不可遏,处死了管理司马门的官员。如此以身试法的举动,让曹操失望至极,最终认定其无法成就大业,导致“植宠日衰”。此事发生后不久,曹操便下令立曹丕为世子。

曹植还贪杯酗酒,不加节制,屡屡贻误大事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),曹操本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,解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,让其借此机会改变形象,建立军功。不想关键时刻曹植却喝得烂醉如泥不能受命。这让曹操深感失望,从此再未给他委以重任。在曹叡执政期间,曹植战前豪言壮语,发誓要把诸葛亮的耳朵割下来,却在两军阵前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,导致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此后,他也被贬到东阿了却残生。

失去政治前途,曹植屡次受到当朝的政治打压和排挤,他多次上书希望得到重用,但因其身份和才名备受提防。最终,这位才华横溢的建安才子在苦闷中病逝,年仅41岁。

照,写下四句近乎自谏的短诗:“万事销身外,生涯在镜中。惟将两鬓雪,明日对秋风”。该诗前两句将一生功名统统交付镜中,后两句则以“两鬓雪”直面立秋时节的瑟瑟秋风,细读之下不难体会苍凉之中尚有一丝暖意和一缕从容,意味着镜里的过去尽管已成定局,但镜外的人生还要继续。与诗坛的“悲秋”主旋律相抵牾,中唐诗人刘禹锡则唱出最响亮的生命强音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诗人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,宣告了对秋天的全然欢迎——没有萧瑟,只有高远;没有凄凉,只有辽阔。

与这种昂扬精神相呼应的,是一些文人对立秋抱持欣然之情。南宋诗僧释道璨在《立秋》一诗中写道:“碧树萧萧凉气回,一年怀抱此时开。”立秋对于诗人而言,不仅仅是季节的转向,更是一年的心绪开朗时刻的降临。自古以来,许多诗人总是遇“秋”生愁,但在诗僧释道璨这里,秋天却呈现一种光鲜亮丽的意蕴。

立秋,留给古代文人众多体悟与感慨。它让那些习惯了轰轰烈烈与雷鸣电闪的诗人眼眸,停在一叶草木、一丝凉风、一片蝉翼上,凝视天地间转瞬即逝却无比真实的秋日时光,古人“一叶知秋”的禅悟与智慧,正是从这种凝视中生发的。一片秋叶落处,天地已率先向人们通报了它的生命律动。当夏日的浮躁逐渐内敛为秋天的深沉,一个金灿灿的季节,便在落叶声中悄然来临了。

木叶动秋声

——古诗词中的立秋

刘金祥

生,昼夜温差使清晨植物凝结出晶莹的露珠,蝉声也从夏日的聒噪变得更加响亮而凄切。白居易所写的《一叶落》一诗,便是对立秋物候征兆的真切状绘。“烦暑郁未退,凉飙潜已起”中的“郁”字,写尽盛夏滞留的浓浓暑气,“潜”字则道出秋风浮动、秋意暗涌。正是“寒温与盛衰,递相为表里”的深刻洞察,让诗人从一片率先萎落的叶子中读出“摇落从此始”的命运序曲。一片飘零的叶子,成了整个秋天的序章。杜甫笔下的新秋,则是一幅更为斑斓繁复的画卷:“火云犹未敛奇峰,欹枕初惊一叶风”,盛夏的余威尚未退去,一片落叶却带来了秋的消息;“几处园林萧瑟里,谁家砧杵寂寥中。蝉声断续悲残月,萤焰高低照暮空”,园中萧瑟隐隐初现,远处传来砧杵声,蝉声断续,萤火闪烁,这些意象将季节转换中欲说还休的自然况味,写得入木三分。

古代文人似乎比现代人更为敏感,一到立秋时节,他们便对秋风有了察觉,进而对秋日生出愁绪。在历代诗人心中,秋是萧瑟的代名词,节令之秋往往喻示着人生之秋,于是留下众多悲秋之作。中唐诗人李益的《立秋前一日览镜》最具代表性。一个即将迈入老年的诗人,在立秋前夜揽镜自

雨后

默子

多年前,每到雨水大的时节,城市中有的街道便成了“河道”。那时,城市排涝功能还有欠缺,雨水一时排不净。这却给一些好玩的人们提供了机会。雨后,他们将“河道”当成了“游乐场”,从家里端来洗衣服的大木盆,坐在里面,双手划水,一副优哉游哉的神情。乐观、达观,是这种心态的底色。

如今再逢大雨,却没见人端着大木盆出来玩“漂移”。其实,人们的玩心依然存在,只是道路的积水雨后不长时间就被疏导走了,“漂移”的游戏自然玩不成了。

《小窗幽记》有云:“鄙吝一销,白云亦可赠客;渣滓尽化,明月亦来照人。”大意是说,人心中的狭隘吝嗔一旦消除,连天上的白云也能成为赠予客人的礼物;内心的杂念完全净化后,皎洁的明月就会照亮人的心灵。

白云赠客,不可谓不潇洒,但必须消除心中的狭隘吝嗔才行。明月本在天,何言“亦”来照人?盖因“渣滓尽化”。人的内心,一旦有了杂念,存了芥蒂,就会变得浑浊不堪。此时即使美景在前,也看不见,瞧不清,因为眼睛早已被浑浊的内心遮蔽。鄙吝一消,渣滓尽化,内心一片澄澈,原来的

消化

高自发

美景又入眼入心。

人活的是一个心境,心境一变,就是另一番滋味。因此,涵养心境显得尤为重要。按照《小窗幽记》所言,涵养心境的关键在“消化”,即消除狭隘吝嗔,化去内心的杂念。可惜的是,《小窗幽记》只强调“消化”的重要性,却并未给出“消化”的途径或方法。



睡起秋声无觅处,
梧叶月明中。
刘志永画

立秋

刘志永

●百草园

乳鸦啼散玉屏空,
一枕新凉一扇风。
睡起秋声无觅处,
满阶梧叶月明中。
(宋·刘翰《立秋》)

愚以为,若想做到“消化”,必先摒弃功利心。人一旦有了功利心,就会斤斤计较,就会自私狭隘,总是向外索取,很难做到无私分享。其次是放下执念。去掉执念最难的一关,在于拥有清醒的认知,必须每日三省吾身,才能清晰地检验自己是否执念深重。

“消化”实在是心灵上一场无声的修行。只有摒弃功利之念,放下我执之障,才能使心胸如天空般开阔,眼神如明月般清明。此后,万物皆可为我所赠,万物亦皆可照我。若此,何处不是清风朗月,何时不具坦然与从容?